

欽定明史

卷二百
八十三
乙巳
五

明史卷二百八十三

列傳第一百七十一

總裁編纂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和殿大學士兼量部戶部堂事加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儒林二

陳獻章

李承箕
張詡

婁諒

夏尚樸

賀欽

陳茂烈

湛若水

蔣信等

鄒守益

子善等

錢德洪

徐愛等

王畿

王艮等

歐陽德

族人瑜

羅洪先

程文德

吳悌

子仁度

何廷仁

劉邦采
魏良政等

王時槐

許孚遠

尤時熙

張後覺等

鄧以讚

張元忬

孟化鯉

孟秋

來知德

鄧元錫

劉元卿
章潢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舉正統十二年鄉試再上禮部
不第從吳與弼講學居半載歸讀書窮日夜不輟築陽
春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跡久之復游太學祭酒邢
讓試和楊時此日不再得詩一篇驚曰龜山不如也颺
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給事中賀欽聽
其議論卽日抗疏解官執弟子禮事獻章獻章旣歸四

方來學者口進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屢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以歸至南安知府張弼疑其拜官與與弼不同對曰吳先生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故不受職而求觀祕書冀在開悟主上耳時宰不悟先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先生意遂決去獻章聽選國子生何敢僞辭釣虛譽自是屢薦卒不起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於是舍

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卸勒也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鳶飛魚躍之樂而蘭谿姜麟至以爲活孟子云獻章儀幹修偉右頰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節獻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輒心動卽歸弘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萬曆初從祀孔廟追諡文恭門人李承箕字世卿嘉魚人成化二十二年舉鄉試往師獻章獻章日與登涉山水投壺賦詩縱論古今事獨無一語及道久之承箕有所悟辭歸隱居黃公山不復仕與兄進士承芳皆好學稱嘉魚二李卒年五十四張詡字廷實南海人亦師事獻章

成化二十年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尋丁憂累薦不起正德中召爲南京通政司叅議一謁孝陵卽告歸獻章謂其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卒年六十婁諒字克貞上饒人少有志絕學聞吳與弼在臨川往從之一日與弼治地召諒往視云學者須親細務諒素豪邁由此折節雖掃除之事必身親之景泰四年舉於鄉天順末選爲成都訓導尋告歸閉門著書成日錄四十卷三禮訂訛四十卷謂周禮皆天子之禮爲國禮儀禮皆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禮爲家禮以禮記爲二經之傳分附各篇如冠禮附冠義之類不可附各篇者各附

一經之後不可附一經者總附二經之後其爲諸儒附會者以程子論黜之著春秋本意十二篇不採三傳事實言是非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爲棄書矣其學以收放心爲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忘勿助爲居敬要旨然其時胡居仁頗譏其近陸子後羅欽順亦謂其似禪學云子忱字誠善傳父學女爲寧王宸濠妃有賢聲嘗勸王母反王不聽卒反諒子姓皆捕繫遺文遂散軼矣門人夏尚樸字敦夫廣信永豐人正德初會試赴京見劉瑾亂政慨然歎曰時事如此尚可干進乎不試而歸六年成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歲饑條上救荒數事

再遷惠州知府投劾歸嘉靖初起山東提學副使擢南京太僕少卿與魏校湛若水輩日相講習言官劾大學士桂萼語連尚樸吏部尚書方獻夫白其無私尋引疾歸早年師諒傳主敬之學常言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校亟稱之所著有中庸語東巖文集王守仁少時亦嘗受業於諒

賀欽字克恭義州衛人少好學讀近思錄有悟成化二年以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已而師事獻章旣歸肖其像事之弘治改元用閣臣薦起爲陝西參議檄未至而母死乃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謂今日要務莫先經筵當

博訪真儒以資啟沃二薦檢討陳獻章學術醇正稱爲
大賢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以養
君德三內官職掌載在祖訓不過備灑掃司啟閉而已
近如王振曹吉祥汪直等或參預機宜干政令招權納
寵邀功啟釁或引左道進淫巧以蕩上心誤國殃民莫
此爲甚宜慎飭將來內不使干預政事外不使鎮守地
方掌握兵權四興禮樂以化天下陛下紹基之初舉行
朱子喪葬之禮而頽敗之俗因仍不改乞申明正禮革
去教坊俗樂以廣治化疏凡數萬言奏入報聞正德四
年劉瑾括遼東田東人震恐而義州守又貪橫民變聚

衆劫掠顧相戒曰毋驚賀黃門欽聞之急諭禍福以身
任之亂遂定欽學不務博涉專讀四書六經小學期於
反身實踐謂爲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而
已卒年七十四子士諮鄉貢士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
報終身不仕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年十八作省克錄謂顏之克已
曾之日省學之法也弘治八年舉進士奉使廣東受業
陳獻章之門獻章語以主靜之學退而與張詡論難作
靜思錄尋授吉安府推官考績過淮寒無絮衣凍幾殆
入爲監察御史袍服朴陋乘一疲馬人望而敬之以母

老終養供母之外不辦一帷治畦汲水身自操作太守聞其勞進二卒助之三日遣之還吏部以其貧祿以晉江教諭不受又奏給月米上書言臣素貧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適其貧非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艱苦今年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欲自盡心力尚恐不及上煩官帑心竊未安奏上不允母卒茂烈亦卒茂烈爲諸生時韓文問莆田人物於林俊曰從吾謂彭時也又問曰時周且曰與時周語沉疴頓去其爲所重如此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弘治五年舉於鄉從陳獻章游不樂仕進母命之出乃入南京國子監十八年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爲考官撫其卷曰非白沙之徒不能爲此置第二賜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時王守仁在吏部講學若水與相應和尋丁母憂廬墓三年築西樵講舍士子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嘉靖初入朝上經筵講學疏謂聖學以求仁爲要已復上疏言陛下初政漸不克終左右近侍爭以聲色異教蠱惑上心大臣林俊孫交等不得守法多自引去可爲寒心亟請親賢遠奸窮理講學以隆太平之業又疏言日講不宜

停止報聞明年進侍讀復疏言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崩川湧人饑相食殆無虛月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後親賢之訓明醫不以深錮之疾而廢元氣之劑宜博求修明先王之道者日侍文華以裨聖學已遷南京國子監祭酒作心性圖說以教士拜禮部侍郎倣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上於朝歷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南京俗尚侈靡爲定喪葬之制頒行之老請致仕年九十五卒若水生平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獻章年九十猶爲南京之游過江西安福鄒守益守仁弟子也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來吾輩當憲老而不乞言慎毋輕有所論辨

若水初與守仁同講學後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爲宗若水以隨處體驗天理爲宗守仁言若水之學爲求之於外若水亦謂守仁格物之說不可信者四又曰陽明與吾言心不同陽明所謂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以吾之說爲外一時學者遂分王湛之學湛氏門人最著者永豐李懷德安何遷婺源洪垣歸安唐樞懷之言變化氣質遷之言知止樞之言求真心大約出入王湛兩家之間而別爲一義垣則主於調停兩家而互救其失皆不盡守師說也懷字汝德南京太僕少卿遷字益之南京刑部侍郎垣字峻

之溫州府知府樞刑部主事疏論李福達事罷歸自有傳蔣信字卿實常德人年十四居喪毀瘠與同郡冀元亨善王守仁謫龍場過其地偕元亨事焉嘉靖初貢入京師復師湛若水若水爲南祭酒門下士多分教至十一年舉進士累官四川水利僉事却播州土官賄寘妖道士於法遷貴州提學副使建書院二廩羣髦士其中龍場故有守仁祠爲置祠田坐擅離職守除名信初從守仁游時未以良知教後從若水游最久學得之湛氏爲多信踐履篤實不事虛談湖南學者宗其教稱之曰正學先生卒年七十九時宜興周衝字道通亦游王湛

之門由舉人授高安訓導至唐府紀善嘗曰湛之體認天理卽王之致良知也與信集師說爲新泉問辨錄兩家門人各相非笑衝爲疏通其旨焉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父賢字恢才弘治九年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數有條奏歷官福建僉事禽殺武平賊渠黃友勝居家以孝友稱守益舉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出王守仁門以廷對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謁守仁講學於贛州宸濠反與守仁軍事世宗卽位始赴官嘉靖三年二月帝欲去興獻帝本生之稱守益疏諫忤旨被責踰月復上疏曰陛下欲隆本生之恩屢下

羣臣會議羣臣據禮正言致蒙詰讓道路相傳有孝長子之稱昔曾元以父寢疾憚於易簣蓋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姑息魯公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其衰矣臣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之歎且羣臣援經證古欲陛下專意正統此皆爲陛下忠謀乃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臣歷觀前史如冷褒段熲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爲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爲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望陛下不吝改過察羣臣之忠愛信而用之復召其去國者無使